

浙江乡村72变

打造宜居样本,富阳文村——见山望水艺术栖居

本报记者 张 彧 李 睿 共享联盟·富阳洞桥 朱英姿

从杭州市区一路往西,在层叠叠嶂中穿行近两小时,一路山水与村庄交替,直到眼前出现了一片灰、黄、白三色杂糅而成的民居群落——文村,到了。

2012年,富阳力邀“普利兹克建筑奖”得主、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为当地的博物馆、美术馆和档案馆“三馆”项目做规划。王澍在答应时提出想找一块“希望的田野”,做一次乡村民居的整体规划。他走遍了浙江300个村子,最终选中了文村。从2012年到2016年,文村用4年时间完成了村居改造计划,24幢新式民居逐渐从900多年历史的古老村落中“生长”出来。

下车后我们穿过一片田地,走过一座小桥。抬眼望去,一幢幢临溪而建的民居,有的是当地常见灰石灰石立面,有的是当地传统工艺夯成的黄黏土墙,偶有几幢白墙黛瓦点缀其间,却配以原木色的长门,尽显江南之韵。日上三竿,两位奶奶挨着墙,就着石墩各自坐下,聊着家长里短。一巷之隔的西边,则是一间颇为文艺的咖啡手作店,一位年轻姑娘开着直播,悠悠地跟“粉丝”们唠着家常。

老与新的碰撞,常常叠加在这座小山村。但似乎并不让人觉得突兀。漫步在溪边小道,我们注意到,在这片灰白的新民居之间,还保留着几座岁月痕迹的古民居。

“这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旧宅。”文村村原党总支书记黄健军说,他曾亲历文村的改造。“村里原本保留着40多幢连片的古建筑,用的都是本地常见的行徽石建造。”黄健军说,这沿溪而建的连片古建筑,是文村的村庄肌理,极具美感,就像艺术品。可对于当年的一众文村村民来说,这些老楼并不是什么“宝贝”。那时的他们羡慕萧山等地盖起的小洋楼,甚至有不少村民在紧挨着古民居的地方,辟出一块新地儿,也准备效仿。

“现在想想,得亏当时‘刹了车’。”黄健军说。2014年,随着美丽乡村村庄建设省级综合试点项目的落户,迎来新机遇的文村,逐渐变了模样。

王澍团队按照村子里原有的道路和水路基地,设计了24种农居:厨房宽敞,不愿用煤气灶的村民可以打造柴灶,每户都有个精心设计的入口,屋后又延伸出一个篷子,保留老人在家门口唠嗑的烟火气;有些甚至融入了光伏发电、雨水回收等现代居住需求。

虽然尽可能照顾到了村民的生活习惯,但依然有不少人“望楼却步”。比如大家习惯了卧室里放电视,但新民居里,休闲功能放在了客厅。当人们真正搬进新屋时,“不适”很



改造后的文村



改造前的文村(2013年左右)

快就没有了。“屋子墙体很厚,墙壁外还包裹着一层灰石灰石立面,比普通房子足足厚了一倍,冬暖夏凉。”住在村西头的周群丹说,他家的屋子层高有4米,住起来舒服通透;门口原来乱糟糟的村道如今干净整洁。在村里人必经的道路旁,新建了一个古朴的休息亭,“听说是从东阳专门定制的。”亭子里唠嗑的村民沈阿姨对此津津乐道。

“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随便晒一下村里的景色,就有人说要来打卡。”周群丹说。村民们开始骄傲于村庄的改变。不少人按照图纸自行修建了民居。形态不一但风格统一的新居,如今村里已有40多幢。“现在,我们村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了。”黄健军乐呵道。更多的变化,在这座小山村,一点点发生着。

时不时出现的大巴车和陌生的背包客,村民们早已习以为常。空置的民居,村里交由众安集团来统一运营。文村媳妇王庆兰在家门口谋到了一份运营工作,既能顾得了娃,又安逸闲适。而从宁波辞职回乡的周群丹,索性把家里多余的房间改造成了民宿,“逸山栈”开张,她当起了民宿女主人,“现在就算让我住城里去,我也不愿意了。”

村民们愈发觉得,文村保留下来的村庄肌理与乡野味道,让他们拥有了向往的生活。不少村民在家中天井处,自行设计了古朴的小庭院;民居群内的水泥路,还原成了青石板路;村道边,多了不少古早的景观小品。日落时分,村子里愈发静谧,耳畔忽而传来一声吆喝,我们回头望去,小溪边扎着头巾的阿婆挥弄着双手,一群大鹅朝着远处悠闲游去。

记者手记

宜居并无标准答案

文村所见,只是一隅,已足以令人神往。相比于昙花一现的“网红村”,文村的美初一看惊艳于设计,再一品却了然于气息。从生活在其间的村民们身上,我们看到了一股乐活的闲适劲儿。那种让时光声慢的氛围,让幸福感不问自知。

宜居并无标准答案,亦无最终范本,但必定是让人慕名想来,来了想留下,留下了会说好的地方。比起纷繁的景点,朴素的乡村风貌、真实的生活状态更显珍贵。

乡愁,不止是留住乡土的天宽地厚、水美花香,还成为了彼此的情感连接,甚至给予外来者一份心灵深处的精神滋养,成为记在心里的“宜居之地”。

无需一味追求人气,“择一地终老”的文村自有味道。



张 彧



李 睿

营造良好环境,江北南联村——

村民当起庭院设计师

本报记者 段琼蕾 共享联盟·慈城 杨 芝



改造前后的南联村一角。



仲夏时节,我们从宁波市主城区出发,驱车40多分钟,来到了江北区南联村,这里三面环山,一面临水,在青山绿水间,镶嵌着鳞次栉比的浙派民居,江南水乡尽显秀美。

上午10时,我们见到了村支部书记傅海宏。踏着青灰色的石板路朝村里走,傅海宏给我们介绍村里的变化:“以前,我们守着好山好水,可村里的常住人口却越来越少。”这些年村里打好“环境牌”,用好环境吸引游客也留下了村民,这些年不但本村村民无一户搬离,反而越来越多城里人喜欢来他们村住。这变化的背后,是这些年村里坚持的农村垃圾治理、污水治理、厕所改造“三大革命”。

石板路两旁,是由石头砌成的民居,房前屋后点缀着各种花草,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。不少有特色的美丽庭院让我们不时地停下脚步欣赏,村民朱爱娟家的庭院绿意盎然,取名为“明悦园”。这里有小松树、灌木丛、青草地,整体设计看起来像是个微型园林。正在准备午饭的朱爱娟迎了出来,邀请我们进去吃杨梅。“早年你要来村里,恐怕会被脏乱差的环境吓跑。”她说,那时有不少村民养鸡鸭和猪,生活污水、农业污水

都随意排放,天气一热,村里到处臭烘烘的,苍蝇蚊子满天飞。

对此,村里从畜禽整治和污水管网建设工作入手,开启了人居环境的整治。傅海宏回忆,当时用了半个月时间,村干部才说服18户规模养殖户卖掉了畜禽;250余户村民家的生活污水都被纳入了污水管网,村里原先存在多年的臭水沟不见了。

环境变好了,朱爱娟主动当起了自家庭院“设计师”。她在围墙边砌了小茶座,在院子中挂上了书法绸带装饰。在南联村,美丽庭院大多是村民自己动手打造:“刘家酒坊”宽敞的院子里码放着整整齐齐的小酒缸,一



游客在南联村内的宁波山地自行车公园骑行。

侧围墙特意用了镂空设计的砖头,方便酿酒通风;“叶大姐寻味”院子里的花盆都是青色的瓷器,门口简介写着,这家阿姐擅长制作青团等江南美食……

在村里行走时,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:路边没有放置垃圾桶,路上却干干净净。“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刚开展时,主要是党员干部、志愿者桶边督导,但分类质量不高,后来我们根据村内情况撤掉分类垃圾桶,实施全村上门收集垃圾。”傅海宏介绍。

村支部大会、村民代表大会征询各方意见后决定,南联村明确,一天两次请专人上门

收集垃圾,6名保洁员分区块工作。于是,村里便逐步开始“撤桶”。村民的生活习惯也在默默改变:在小广场唠嗑的老人们,临走时还自觉掏出袋子,顺手装走瓜子壳。3个月后,村里让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打分,全体村民一致勾选了“满意”。南联村因此还获评省级高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。

在南联村,不输城市景区的公厕是另一件让村民们自豪的事。这些年,村里新建改建了4座公共厕所,从选址到配置都是尽量满足村民需求;每一座都配置了洗手台、厕纸以及残疾人扶手,还有专人一天两次打扫。在村道边,村民毛惠良告诉我们,环境好了以后,村里实施了许多新农村品质提升项目,先后建成了村公园、村篮球场等,云湖绿道、湖心亭等纷纷投用。南联村先后获评了国家森林乡村、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、省卫生村、宁波市生态村、宁波市卫生村等。

优质的生态资源,全面激活了美丽经济。蓬勃发展的乡村休闲旅游,给村民带来了更多增收机会,如今的南联村村民,有的开起了农家乐,有的变身民宿、露营地、茶吧的服务员,有的则在家门口卖起了自己制作的青团和烧酒等。如今南联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4.3万元,是20年前的5倍。

记者手记

因地制宜建设乡村

蓝蓝的天、清清的水、绿绿的山,一直以来,南联村都有天然的好风景。随着发展阶段不同,生态文明建设被赋予了新的载体和内涵,但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始终是源头活水。

当地因地制宜、精准施策,基本每年一两个项目,从改善环境、提升村庄风貌和完善旅游配套入手,把村里的发展基础打好了。最终,路通了、村美了,游客也来了,家家户找到了致富路,百姓口袋也鼓了起来,村庄发展进入快车道。



段琼蕾

擦亮绿色底色,天台塔后村——低碳生活很幸福

本报记者 杨 群

天气愈发炎热,但距离天台县城仅10分钟车程的塔后村,却是绿树成荫,十分凉爽。

一到村口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,连绵的青山脚下,一座座白墙黛瓦的民居鳞次栉比,参天古树浓荫蔽日,上万株荷花迎风摇曳。我们走进村里,小桥流水哗哗作响,更惬意的是家家户户开放式庭院清雅别致,独具匠心,摆放着盆栽、秋千、茶座、帐篷等各种装扮元素,一些村民坐在长椅上看看花、弄弄草、喝喝茶,分清闲自在。

白天的塔后村美得像在画中游,到了晚上则再添一份烟火气,烧烤摊、酒吧、茶座、咖啡馆、机车集市人气旺盛。天黑以后,我们加入散步队伍,碰到了村民姚玲玲正在完成当天的健身万步走目标。5年前,她放弃了在外开小超市,回村身兼多职,成为了网格员、讲解员等。“走一走,整个人都清爽,因为村里空气好。”姚玲玲完成徒步走后和我们聊起来,“出来转一下,走累了就在石板凳上一坐,和其他村民一起聊聊村里的趣事。”

每个村民都骄傲着塔后村的巨变。以前村里露天粪坑臭气无比,苍蝇、蚊子嗡嗡叫,住的是黄泥房,走的是泥路,一到雨天坑坑洼洼。去一趟县城,要翻过几座山,自行车骑在石子路上跌跌撞撞。村庄的变化得益于“千万工程”的实施。塔后村先后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,开展全域环境革命,精准打好治色拆违、污水革命、垃圾革命、厕所革命、房前屋后整治等系列组合拳,村庄环境大为改善。

这时远处传来悠扬嘹亮的歌声,原来是去年村里刚在荷花塘上建起的水上莲花舞台在播放乐曲。入夜后这里五彩灯光映照,一到音乐节,生态座椅坐满了人,是村里目前最红的景点。再往村里走,听到有人弹吉他,一看竟然是村党总支书记陈孝形。他上任后自掏腰包举办一场田野音乐会,让塔后村火了起来。“就在村口农田里,搭了一个大舞台,以赤城山为背景,用玉米秆、南瓜做装饰,用LED灯照出满天空,花费了1万多元,特别出片,不仅在微信朋友圈刷屏,而且有五六千人到现场来看。”陈孝形说,当时就想着塔后村现在不一样了,希望吸引年轻人回村。

村庄变美了,生态保护真正走进了村民心中。村道安装光伏路灯,建设垃圾分类棚,村民开启低碳生活,普及智慧用电,一旦用电量超标就会手机提醒。“我老公人在外面,有时候很紧急地打电话过来,让我检查一下哪里用电过度,随手关灯。”村民许林芝曾在宁波经营酒店,看着村庄大变样,和丈夫回村开起了民宿,“村民习惯了垃圾分类,看到路上有垃圾都会捡起来。”

村里通过开展低碳活动、培训,营造低碳生活氛围。村民也自觉改变生活方式,家里安装节能灯,出行多靠电动车。民宿少用一次性用品,时刻谨记垃圾分类、节约用水。“都是一些小细节做起,慢慢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。”村民朱亚珍说道。

2021年,塔后村获评浙江省第一批低(零)碳试点村。“我们村里积极践行低碳理念,整村低碳氛围浓厚。”陈孝形介绍,为了培养村民的环保意识,该村将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纳入村规民约,积极营造低碳生活氛围,完善低碳设施,将投入60万元,新建100盏太阳能光伏路灯、60余个电动汽车充电设施、6处共享单车投放点。

塔后村,不仅环境好,生活也很便利,这也是吸引很多人回村的主要因素。村庄周边有幼儿园、小学、菜市场,村里有中医馆、艾草体验中心,天台名老中医坐诊。村里不仅通了宽带、自来水,还有高山上的山泉引水入户。

灵气的塔后村,溪水纵横交错。2021年,天台作为全省唯一获批的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试点县。塔后村引水入村,实现100%水系连通率。水中清澈见底,水边悬挂浮雕墙,水上搭桥成为公共休闲区。这个夏天,塔后村还要引进水上游乐项目,村民业余活动将会越来越丰富。

记者手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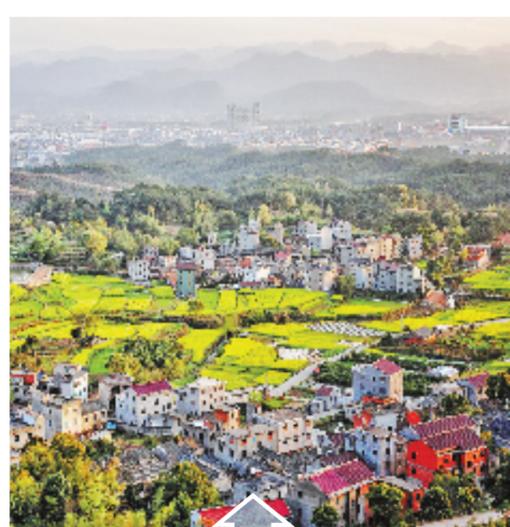
以村民需求为出发点

塔后村党总支书记陈孝形总说,乡村规划设计,要把真实的乡村留下,充分考虑村民的生产需求与生活习惯。我们在村里看到,柏油马路宽敞又便捷,家家户户有车,但村里不设大型停车场,每家门口划分停车位,让村民出行更便利,同时通过村规民约的约束,也让日常中,村民生活更有秩序。

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,村里用新创意、新思维,让乡村颜值更精致。暖心的设计也让村民生活舒心,更多人回来了,投身到村庄发展中。



杨 群



塔后村改造前后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